

遇见好书

一个人的背景

□程国振(河南新乡)

2014年9月份的时候,我还
在信阳师范学院读大学。偶然在
图书馆的书架上看见了《生命册》
这本书,作者是李佩甫。

翻开第一章,便被其中的句
子深深吸引了,第一章开头,是这
样的:

“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

“我要说,我是一粒成熟的种
子。我的成熟是在十二岁之前完
成的。我还告诉你,我是一个有
背景的人。我有许多老师,家乡
的每一棵草都是我的老师……”

“我之所以把自己展览出来,
是为了让你了解,在这个世界上
人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是
有背景的。一个人的童年或者
说是背景,是可以影响一个人一
生的。”

尽管那时的自己是一个学
生,但初读这些句子,我便产生
强烈的共鸣,这些句子哪里是主
人公一个人独有的?

这分明也是在说我,一个从
农村走向城市的我。我决定将书
借走细读。到大学报到时情形不
觉涌上心头,至今仍历历在目。

2011年9月份,一列长长的
铁皮火车载着满满好几节车厢的
人,自北向南飞驰,火车里挤挤
扛扛,不同阅历的人,怀着各种
心情,火车里也挤着带了大包小
行李的我。

这一年,我二十岁,坐着这列
火车从安阳前往信阳,去大学报
到。那时的我也早已意识到自己
带的既有物质的行李,也有精神
的行李。物质的是被褥毛巾之类
的生活用品;精神的则是一种责
任,一种基本的外出求学、学有所
成、学成归来之时必然能够自立
的责任,这个责任连同这一包包
的行李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如果有人认为我只是带了大
包小包的行李,我是不大愿意接
受的,至少我不认为这是有过和
我同样农村经历的人会生出的想
法。

二十岁之前我没有见过直耸
云霄的高楼、繁华热闹的商场和
车水马龙的街道,甚至二十岁之
前,我也没有见过这种神奇有力的
铁皮火车。

火车给我的感受尤为强烈和
深刻,它像一条巨龙,而我如同一
只蚂蚁。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经
历,从小习以为常的是太行山
上的核桃树、柿子树、酸枣树、松
树、柏树,淇河里的螃蟹、青蛙、游
鱼、活虾,当然也有田野之中的小
麦、玉米、高粱、黄豆,还有那家家
户户上空每到做饭时分升起来的
缕缕炊烟,炊烟缓缓飘起,散入云
霄。

火车越过了山地、丘陵、平
原,也跨过了村庄、乡镇,牢牢地
抓着似乎没有尽头的铁轨奔向远
方目的地城市——信阳,我要在
那里学习和生活四年。

2015年我大学毕业,第九届
茅盾文学奖揭晓,《生命册》名列
其中。

我读完这本书的时候,发现
在书里不仅读到了自己,也读到
了世上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普通
人,骆驼、老姑父、蔡苇香、梁五
方、虫嫂、得与才、杜秋月……都
是个体,但似乎都能在他们身上找
到自己的影子。文学作品直击人
心灵的感觉一遍遍锤击着我。

茅盾文学奖颁奖词中这样评
价:《生命册》以沉雄老到的笔力
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
快与慢、得与失、故土与他乡、物
质与精神,灵魂的质地、在剧烈的
颠簸中经受缜密的测试和考验,
他们身上的尖锐矛盾所具有的过
渡性特征,与社会生活的转型形
成了具体而迫切的呼应。

我想:世界上会发光的东
西,要么是独特的,要么是大众的,
而《生命册》这本书,既是独特
的,又是大众的,它散发出的光
异常明亮,就像天边的一道彩虹,
永远闪耀着迷人的色彩。

2012年,河南作家李
佩甫出版长篇小说《生命册》,
以主人公吴志鹏从平原农村走向
城市的生活和心理转变为为主线,
勾画出近50年的社会变迁场景
和身处其中的一个生命个体的心
灵变化,记录了一本厚重生动、
属于很多人的“生命册”。在作
者笔下,“乡村与城市、历史与
现实、理想与欲望并置,并试图
从中摸索出时代与人物命运的
关联”。主人公背负着生养他的
土地,行走在城市间,而《生命册》
所展现出的,亦来自我们所能感
受到的这个世界,真实而有温
度。

宝山村那个地方

□曲令敏(河南平顶山)

“天鹅蛋,坡石棵,三把椅子,野雀窝;磨轴峡、老猫洞、九道沟里故事多。”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有趣的顺口溜,串起来的就是鲁山县熊背乡宝山村的自然村名。每个村落都有传说、有神话,几百上千年的故事,让人听得一愣一愣的。

这片12.98平方公里的山地,海拔不足千米,山林面积17000多亩。那山被密林覆盖,如同群马嘶鸣,又肥又壮。三户、五户人家,散落在溪水边,大都是白墙带尖顶的楼房、瓦舍,干净、利落、洋气,如同撒落山沟里的珠宝。有羊群在村后坡地上吃草,有鹅、鸭在村前的溪水中捉虾,有鸡、狗一动一静在人家儿大门外。这深山里的人间烟火实在太美了。

走累了,一行人在坡石棵村歇息,穿着入时的女主人赶忙搬来竹椅柴桌,捧出蒲公英茶。微微汗凉里,听四外风吹竹树,洗耳漱心,舒服透了。正喝茶,就听有人吟诗:“迥出尘埃接上清,宝山栗树见真形。十三沟暖枝初染,五百年深叶尚青。梦托庄生春过蝶,寿期彭祖夜涵星。停云识得盈虚意,乞与烟村共画屏。”原来是同行的戴大海,这个书呆子,还真有才,听得我心里有点酸酸的。

写文章要干货,我抓住机会找人采访。

梁学义,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原本在外地打工,挺挣钱的。2018年,老书记卸任,请他回来挑大梁,他二话没说,就回来了。我说你这是舍小家为大家,他连连摆手:“可不能这么说,我是有私心的,二老都上岁数了,得有人在身边照顾。这两年脱贫致富见真章,全靠工作组带着村‘两委’一班人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村党支部委员王顺利,村委会副主任李广军,科技专业户梁大孩、朱三合,还有禹本太,他们利用山地资源,带着乡亲们养蜂、养羊、种香菇、发展黑油栗。”可以说,每个人都是一篇好文章。

“黑油栗是我们这儿的特产,和板栗比起来,果形略小,特点是皮好剥,味道好,吃起来又香又面又甜。虽然产量没有板栗高,卖价却比板栗高。每到采摘季节,郑州甚至河北、山东的商户蜂拥而至,年产百万斤以上不愁销。”这个憨厚的汉子,问他是咋干的,他却对自己只字不提。

坡石棵村名也许来自这棵台地上的黑栗王。Y形分开两

枝的树王,往少里说也有200多年的树龄了。虬枝苍劲,肩头几长草,一副阅尽人间沧桑的老僧样。相传,当年刘、关、张三兄弟去新野时经过这里,饿得头晕目眩,有位樵夫把身上带的几个黑窝窝送给他们,刘备吃后,连说好香好香!问他是啥面蒸的?樵夫指着上面不远处的大栗树,说是黑油栗面蒸的。刘备不由感叹:“黑油栗啊黑油栗,你真是果中之王!”这棵大栗树从此成了王者,一代老枯,一代又生,眼前这棵黑栗王,不知是当年树王的第几代子孙了!

宝山村1037口人,多为有根可寻的朱姓人家。有朱氏御匾为证:匾长1.9米,宽0.95米,中间镶嵌着“望朝朝”四个金色大字。朱家祖籍洛阳,高祖朱天朝是位身兼数职的清廷大臣。他为官清廉,颇受朝野赞誉。80岁过世后,清道光十二年夏六月,皇帝钦赐御匾,以庇荫其后。向导朱庆民告诉我,朱家有一件先人的蟒袍,每次分家的时候,另立门户者都会分得一片一缕。有人分的是袖,有人分的是襟,因此两支人烟以袖、襟为名。人烟代代,瓜瓞绵绵,这才是最有意义的尘世光景。

山脚下,乡亲们叫它大石棚的斜岩拱起处,洞里洞外有圆的、方的蜂箱,洞口两边靠着成捆的竹子,这里坐落着60多亩大的竹园。早先,有人编各种竹器卖,如今没人用了,这门手艺也传不下去了。扑脸的风中都是竹子的清香。蓝天下,有白云卧在竹林上,春蝉的鸣声越发悠长。低头看,溪水里的小蝌蚪儿聚了又散,好看的石头家族手机一拍不有有形有样,不只是被命名的天鹅蛋、三把椅子、蛤蟆石。楼前屋后,和拖拉机、电动车、摩托车停在一起的,尽是欲飞欲行的大石头。那岩石群群隐约在草丛林下,如猪、如牛、如河马、如房舍、如草垛、如展翅欲飞的苍鹰,一个个都是叫得应的样子。好看的还有岩板河床,非雨季,瀑布瘦成一线,顺着百余米溪谷淙淙而下,除了留下几个清潭,还在岩板上切割出深深的沟槽,曲曲弯弯,有宽有窄,谁看见都想下去摸摸。有旅游界的设计师来这里考察,说如果开发旅游,景区干脆叫“石泉食美”好了。

说到“食美”,这里的农家乐餐馆方兴未艾,疫情期间,那天中午我们吃的是一人一份的揽锅菜。玉米糝粥里放

了丑娘叶,果然香得很。平
日里,四季山野菜多到吃不过
来。珍珠花、木兰芽、蕨菜、
山蘑菇、山葱、山韭菜,常
见的还有荠荠菜、蒲公英、灰
灰菜、野苋菜、面条菜,这些
野菜又多又旺,出门就能采。
无论焯焯凉拌,还是炒鸡蛋、
炒豆腐、炖肉,都是难得的美
味。还有一个特色菜——板
栗炖柴鸡。鸡是吃草吃虫长
大的,除了特产黑油栗,配它
的还有红枣、枸杞、香叶、花
椒,和各种叫不上名字的花
花草草。压力锅焖,或是土
灶山柴炖,大老远就闻见了
独有的香味儿,养胃又健脾,
让人吃了还想。

除了吃货们念念不忘的美食,
这里还有取之不尽的药材。叫
得上名的是沙参、柴胡、桔
梗、地黄、黄精、枸杞、天
麻、石斛、辛夷、杜仲、连
翘等。供人日用的多了去了,
蒲公英清热解毒,利尿、散
结,治流感,还有减肥的功
效。癞蛤蟆草,俗名癞肚皮
草,切碎和面烙饼吃,治咳
嗽。还有一味金钩如意草,
叶子像胡萝卜,开花像益母
草,长在路边,一片一片的,
清热,消炎,舒肝明目。

朱庆民告诉我,今年开春,
他发烧咳嗽,害怕被传染了
病毒,仔细想想,他连山都没
出过,于是,去溪水边薅了几
棵水芹菜,加葱胡须和几片
生姜熬水喝,很快就好了。这
是一片宝地,山里的草木,不
是各种竹器卖,如今没人用
了,这门手艺也传不下去了。
扑脸的风中都是竹子的清香。
蓝天下,有白云卧在竹林上,
春蝉的鸣声越发悠长。低头
看,溪水里的小蝌蚪儿聚了
又散,好看的石头家族手机
一拍不有有形有样,不只是
被命名的天鹅蛋、三把椅子、
蛤蟆石。楼前屋后,和拖拉
机、电动车、摩托车停在一
起的,尽是欲飞欲行的大石
头。那岩石群群隐约在草丛
林下,如猪、如牛、如河马、
如房舍、如草垛、如展翅欲
飞的苍鹰,一个个都是叫得
应的样子。好看的还有岩板
河床,非雨季,瀑布瘦成一
线,顺着百余米溪谷淙淙而
下,除了留下几个清潭,还在
岩板上切割出深深的沟槽,
曲曲弯弯,有宽有窄,谁看
见都想下去摸摸。有旅游界
的设计师来这里考察,说如
果开发旅游,景区干脆叫“石
泉食美”好了。

有趣的是,沟边几棵
树,叶子油嫩嫩的亮,清影照
水,非常好看,向路边放羊
的大娘打听树名,她却叫它
“老母猪骚”,说开花时有
股骚味儿像老母猪。听人快
笑岔气了。我用手机一查,
学名很好听:水榆花楸。山
里温度低,油桐花和泡桐花
正开得热闹,叫不上名的野
草花满眼都是。最吸引人的,
是一树一树点缀在沟边、山
坡上的四月雪,学名叫流苏,
一团团比白云还白。远远望
去,如笑、如语、如思,那种
说不出的韵味和情态,让人
驻足良久,依依不舍。

我知道,山里还有无数
生灵,鸟啊,獾啊,野兔啊,
传说里还有成了精帮人放
牛的山猫。因为山清水秀空
气好,若是登上海拔最高
的大石垛,就能看到苍阔
的日出和日落,看到最
亮最大的月亮,看到最稠
密的星星。

